

Shiguanglide Wenxin
yu Chouchang

Wujiang Gucunluo Xunfang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

吴 江 古 村 落 寻 访

俞 前 主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

吴江古村落寻访



俞 前 主编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 吴江古村落寻访 / 俞前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321-3416-8

I. 时… II. 俞… III. ①村落—文化—吴江市—古代

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K295.33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8007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长 岛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

——吴江古村落寻访

俞 前 主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 字数 85,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16-8/K·275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0-85343290

编委会

顾问

范建坤 孙悦良 曹雪娟

张克明 周志芳

主编

俞 前

副主编

张辛题 周浩锋

编委

马常宏 孙俊良 朱晓红

沈荣庆 张志英 张辛题

张幸亏 张建栋 周浩锋

金 华 俞 前 钱惠芬

缪 宁 潘福官

图片摄影

潘福官

序

范建坤

市文联俞前主席拿来了《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的书稿，我读了十分兴奋。对吴江古村落的寻访与宣传，是件很有积极意义的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进，使广大农村着实发生了不小变化，这无疑为承载千年历史文化的古村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古村落传统的建筑风貌、淳朴的人文环境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古村落已经和正在面临着瓦解甚至消亡的危险。挖掘、保护、宣传古村落，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三年前，我曾向吴江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用文字、绘画或照片再现吴江古村落风貌的意见。在文联的组织下，吴江市的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深入古村落，从史料中探寻，从村落中采访。现在，这本《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终于出版了，我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吴江市镇灿若星辰，村落星罗棋布，每一个古村落，都是一个传奇，它们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轨迹。南厓、溪港、四都、陆家港、隐渚……列入苏州保护名录的古村落，昭

示着吴江悠久的历史；古建筑、古桥梁、古银杏，古村落的标志刻录着吴江浓厚的文化。周用、袁黄、潘耒、王叔承……从古村落中走出来的历史人物，是吴江人的骄傲；范蠡建钓鱼台、陆龟蒙养鸭、沈万山发迹……一个个传说增添了色彩，吴江人津津乐道。《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一书，让我们能较完整地了解到吴江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用纪实散文的笔调并且图文并茂，是多种艺术的集结，也是吴江文学艺术家的艺术结晶；是一部很好的爱国爱家乡的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也是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一本很好的课外读物。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地区，文化越博大精深就越受人尊重，发展就越有活力。希望吴江的文艺工作者们，牢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取得更大成效。

2008年8月

（作者系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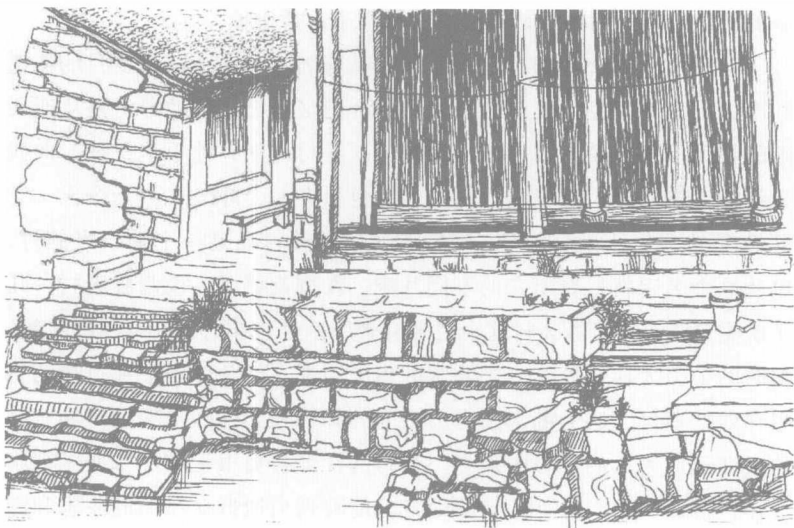
contents

序.....	范建坤
时光流过谢天港 >>> 周浩锋	1
吴头越尾一“隐读” >>> 章政璞	9
大胜之迹 >>> 李红梅	17
南库的前世今生 >>> 沈文荣	26
银杏树下访四都 >>> 谈燕	36
解读双阳 >>> 曹建红	45
蠡泽行 >>> 徐宏慧	53
陆家港的民间故事 >>> 尼楠	62
绿水悠悠黄家溪 >>> 沈莹宝	71
南塘港纪事 >>> 金华	79
秋 泽 >>> 王慧君	87
夕拾赵田沧桑花 >>> 朱萸	96

龙泉嘴散记 >>> 张静芸	111
小村依稀午梦歌 >>> 朱萸	119
远逝的“土城”——城司村 >>> 阿庆	135
溪港的记忆 >>> 俞前	144
湮没的古庞山 >>> 俞前	157
雪 巷 >>> 陈志强	166
陶墩，悠悠的吟唱 >>> 李阿华	172
后记	181

时光流过谢天港

初夏，江南的乡村树木葱茏，刚刚经历了春花的烂漫，乡村充满了甜甜的气息，收获就在不远处了，那是一种美好的希望。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去做一件事。我把做这件事定义为寻访——我喜欢“寻访”这个词，它充满了人文的气息，充满了让人向往的一种依附。我承认，



《胜天一景》 汪丽琴绘

我有附庸风雅的一面，可是这样的附庸风雅又有什么不好呢？当身边的一些事物正在渐行渐远，最后消逝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心中不由得充满惆怅。是的，这一次，我要去寻访一个古村落，它的名字叫谢天港。

谢天港就在盛泽镇的北端，这个江南的小村庄，依然沉浸在初夏的气息中，小河、垂柳、人家，一河清水让人感受到江南的秀气。也许，一直生活于此的村民对此并无太深的感觉。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加重，要看到清清河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而谢天港，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漫步于此，心情是舒畅的，深深地呼吸一口，有点甜丝丝的味道。江南，我梦里充满诗意和遐想的地方，今天，我在谢天港这个小村里又有了全新的感受。

从谢天港到胜天村

江南的村庄名往往都和“港”、“浜”、“湾”等字眼相连，这是水乡的特色，倚河而居，是水的灵性滋润了这片土地。

谢天港，这个在绸都盛泽曾经赫赫有名的村庄，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变迁，似乎已经只成为老年人的一个记忆而已。我的寻访是从谢天港的钱大爷开始的。钱大爷年逾七旬，身材硬朗，他手抱茶杯，向我介绍谢天港的昨天。事实上，谢天港也只有一个昨天，因为今天，它已经有了一个另外的名字——胜天村。胜天村该是一个响当当的村，单从这个名字就可看出它的不同凡响。在绸都盛泽，说起胜天村，几乎家喻户晓，关于胜天村这个村名的来历，是这样的：1959年的时候，那时的中国大地正处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红色的浪潮和过热的思想在四处蔓延，谢天港，因为历史上的辉煌和如今因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兴旺而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储江来盛泽视察工作，自然，谢天港是必到的地方。他看到当地群众高昂的斗志和膨胀的热情，就觉得“谢天”这个地名是不合适的，什么叫“谢天”？



《舜湖胜景——红梨钟声》 张辛题绘

革命群众的力量还要老天来帮忙？我们应该改名为“胜天”，也只有“胜天”才是我们革命事业的真正注解。于是，谢天港变成了胜天大队！改一个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改名后具备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才是我们的财富。

那时年轻的钱大爷也被改村名带来的热情所感染，说起这段不算遥远的历史，作为一名胜天人，他感到了无上的光荣。而他的回忆又把我带到了遥远的年代。

康熙《吴江县志》卷四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千家水出谢天港。”而关于“谢天港”这个地名的来历，也有一段传说。

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为了开辟江浙一带的战场，派李秀成南下，一路上如秋风扫落叶，横扫清军在江南

各地的营垒，战争的烈火烧遍了江南。当时太平军的头发与清人大相径庭，清人称他们为“长毛”。传说“长毛”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可怕的“长毛”就要来到盛泽，老百姓们十分焦急，他们求天开眼。也许真的是老天帮忙，“长毛”到了盛泽竟然没有杀人，于是当地老百姓把这里的地名称为“谢天”，因为村里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港，所以就有了“谢天港”这个村名。谢天，是老百姓一直具有的朴素的心愿，上有青天，下有黄土，人是渺小的，人就像一颗沙子，没有分量。然而，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主体，所以会有“胜天”这样的豪情壮志。

当然，现在的人们对谢天港也许很陌生了，因为村子改名叫胜天也近半个世纪了，时间冲淡了历史的印痕，时间就像谢天港的河水，轻轻地向前、向前流去……

沈万三与谢天港

一座古村庄的存在，往往与历史上的名人有关。在情感上，我们情愿相信这样的一些传说和故事是真实的……也许，一个地方正是有了这样的传说和故事，才有代代相传的理由。

如果说谢天港这个村名的来历充满了血腥和战乱，那么谢天港与沈万三之间，则充盈了一些风花雪月的纠结，而这样的纠结往往与爱情或者类爱情有关。说起沈万三，人们并不陌生。沈万三，名富，沈秋凡所著《盛湖杂录·沈万三秀始末考》中有这样的记载：“明洪武初，沈富于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闾，又植红梨万树于湖滨以点缀风流。”现在大家知道的桥北荡，就是那时的红梨湖，红梨湖的北侧就是谢天港村。从历史记载上可以得知，沈万三既是位富可敌国的大富翁，也是一位风雅之士，他在红梨湖畔广植红梨树，使盛泽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据说，沈万三的第九位小妾善书画，因看到沈氏家族生活奢靡，



《九娘作画》 张幸亏绘

料定日后定无善果，故决意另居别宅。沈万三就在今天的盛泽荷花村一带择地建九娘楼，安置他的九姨太。由此，这里被乡人叫作“楼下”，直到民国时期，荷花、南霄一带还叫楼下乡。九娘死后，葬在今胜天村的中山桥堍。《盛湖竹枝词》中有“九娘荒冢水仙生，岁岁花枝照眼明。不见滇南夫婿返（传说沈万三充军云南），陇头惟有鹧鸪声”。一阙专写此事，并附注云：“九娘坟在中山桥畔，今渐湮没，惟石阙存耳。”据说直到1958年九娘坟才被毁。

那么，富商沈万三为什么会来盛泽呢？

《盛湖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洪武初，沈富于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闻……而前窑、下窑二村又置碗窑处，斜桥北堍更有洗碗池、万三井，富豪遗迹历历可数。”坊者，街市也。南胜坊在今天的红木浜一带，而北胜坊则在斜桥附近，它们都是盛泽最早的街坊之一。新编《盛泽镇志》中说，至乾隆年间，盛泽有三条街、五条坊，南、北胜坊即是其中的两条，可见沈万三对盛

泽的繁荣还是作了贡献的。除了开辟商业街区，沈万三还投资了陶瓷业，设窑制碗，留下了前窑（跃）村、前窑桥、洗碗池、万三井等一些小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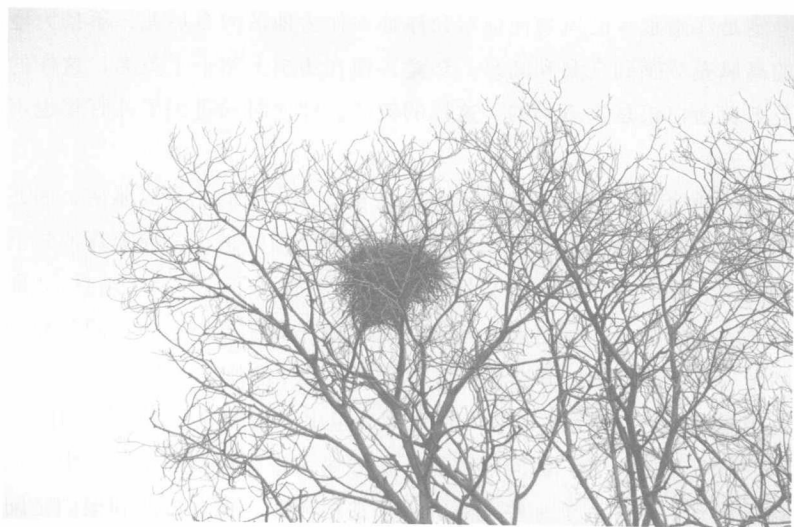
沈万三的生意做到国外，瓷器和丝绸是主要的物品。他在盛泽建窑烧瓷，在盛泽采购丝绸，他的财富在日积月累中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富可敌国的沈万三，一定把盛泽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才把九姨太安排居住在盛泽。我想，除了沈万三有生意上的需要常常来盛泽外，这个地方的人杰地灵恐怕也是吸引他的原因之一吧。

在《盛湖杂录·名媛纪略》中，对沈万三的九姨太也就是九娘有过这样的记载：“九娘，沈富第九房妾，世系腹出无考。富豪奢无度，九娘知其将败，请居别墅。富许之，乃筑楼于我镇之楼下。究心绘事，所画水仙翩翩有出世相。歿后，葬中山桥畔，冢旁岁生水仙，去之复生。”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九娘是个蛮有主张和见地的女人，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女人是不多的，她看到沈万三家因为富裕而奢侈浪费，想沈家迟早要败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那个时代或许是很常见的事，像沈万三这样的家庭如果不铺张浪费也不合常理，九娘好像不想“同流合污”，她情愿居住到外地去，沈万三同意了九娘的要求，就在盛泽红梨湖西侧的荷花、南霄村一带建造了楼房供九娘居住，民国时这里为楼下乡。九娘死后，就近葬于红梨湖边的谢天港中山桥堍。因了这样的渊源，沈万三和谢天港结下了不解之缘。谢天港这样的村，也一定要有沈万三这样的人物来修饰和补充，才有了令人品味的故事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周氏家族与谢天港

说到谢天港，不能不说一下周用这个人。

周用（1476—1548），字行之，号白川，江苏吴江人。



枝桠间落满的是怅惘还是希望？

弘治十五年进士。孝宗时为吏部尚书。为人端亮有节概，书法俊逸。善绘事，得沈周指授。布置渲染，备极高雅。山水遗劲樛密，远近斐叠，气韵蔼然。喜为诗，有作必题。

从这段介绍来看，周用不但官至吏部尚书，而且为人正派，书法也不错，在封建社会，当官过分正派往往会得罪朝廷，这样的故事我们见得太多了。

在江南这片富庶的土地上，烂溪的河水养育了周用，虽然他官至吏部尚书，但他为官清廉，在文革期间，他的墓被撬开，周用之尸仅身穿红袍，腰围玉带，棺内仅有一面铜镜，这样的结果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在我们的想象里，这么大的官，他的墓里一定是有很多的黄金白银，至少也有足于能够让人收获的古玩之类的东西。可是没有，这样清廉的官员倒是真的不多，我想，一定是谢天港的水洗涤了他的心灵，

一定是江南水乡的风物使他奉公厚德。作为他的同乡后辈，不禁为他的
的高风亮节感到自豪和高兴。毕竟，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这样的
英名黄金白银是买不到的，这样的英名，即使时间过去了几百年也不
会淡去！

周氏家族在盛泽、在谢天港香火相传，周用的儿子周兆南、周兆
南的重曾孙周灿分别是明嘉靖的举人和明崇祯的进士，周家真的是书
香门第。2001年3月19日的《苏州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周
恩来、鲁迅同是周灿之后，他们各自的祖先周德、周完一是同父异母
的亲兄弟，所以他们分别是周敦颐的第三十二世孙和三十三世孙。”而
周用是周德的七世孙。看来，周氏家族里出了很多响当当的名人伟人，
本人虽不是盛泽人，但同是周姓，正好今天来写这个文章，心中不免
有点窃喜，总算沾了一些光彩，如果追根溯源，很有可能和他们是同
宗呢。

可见，周家在谢天港是一个大姓，是个望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
故事。在盛泽这样一个经商风气盛行的地方，有周家这样为官、为文
的人，我想，这样的历史是值得人们去研究和思考的。

谢天港的历史已经逐渐形成了这个地方的一种文化，不管是沈
万三还是周用以及这里繁衍生息的子民，他们是相互牵连的，是谢天
港的乳汁喂养了这里的人民，而这里的人民创造了属于谢天港的历史，
历史也许已经过去，但历史也和未来紧密相联。对于未来，我相信谢
天港人一定会在时间的流水中走得更好，就像今天的胜天村，人定胜天，
这既是一种豪情，也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时光流过谢天港，过去和现在，都在谢天港的记忆中生动地浮现
出来……

周浩锋 撰文

吴头越尾一“隐读”

那时还很小，只有七八岁，从浙江乔楼的外婆家乘船回来，是什么季节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船头上，坐在一把小小的竹椅上。风轻云淡，大约是气候比较适宜的春秋时节罢。

小木船沿着弯弯的河道而行，行到一个村落边，只见粉墙黛瓦，草木葱茏。船过一座石桥，便有一条长长的石驳岸，上面还有许多商店。摇船的大舅舅告诉我，这是隐读村，那是晏兜里。

那是我对隐读村的最早认知。这是一个被弯弯曲曲的小河围绕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很普通，在江南水乡，哪一个村庄没有舟楫可通达的？

太湖南岸，江浙交界，一个小村年代久远

但隐读村并不是普通的江南乡村，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代。据史料记载，宋代在这里建立了巡检司。

以此推算，隐读村的历史，还要早许多。但这个“许多”，就没有确切的记载了。也许，她是人们最早在太湖边繁衍的村落之一。

没有确切的回答，只有那棵古老的银杏树，那座斑驳的石桥，那些老街边的瓦砾，诉说着一个个被岁月尘封的故事。

隐读村距太湖不过三市里的路程。西北与浙江隔河相望，由晏兜、